



月 Moon

折杨柳 No.8

最华丽的小说名家志

本期推荐

他的心大概是死了吧？后宫之中充斥着同样的面具，面对她们，他连叹息的情绪都没有。

■ 煌瑛 帝纪

怪盗传奇之梅开正午（上）

■ 阿荧

燕子楼·糖人

■ 云间

悯月

■ 柳星

佚幽簿

■ 姬无双

阴符经

■ 楚惜刀

当年她还很年轻，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商人，她遇见在路边卖画的他，文雅干净，谈吐风趣，眼睛都会说话。

很快便爱上了他，天天鬓耳厮磨，看他绘画，听他吟诗，她觉得世上没有比这更加风情万种的生活，有如神仙眷侣。

父母自然反对她嫁给落魄书生，怎么哭闹都没用，也是因为年轻吧，她孤注一掷地决定和他私奔。

冬天的冷雨中，她站了整整一夜，他却没有来。

她重病一场，浑浑噩噩醒来后，才从母亲嘴里得知，他收了父亲的钱，放弃她逃离了故乡。那时她想，也许人生已经结束了。

从此死了心，一年后，按照家里的吩咐，她嫁给了老实的学徒，有了个女儿。后来，世道不稳，国家开始打仗，她和家人一起颠沛流离，途中母亲被匪徒杀害。好不容易等到战乱平息，身体硬朗的父亲却因病撒手人寰，失去至亲的痛苦让她几乎熬不过那段岁月。幸好有丈夫和女儿，一次次支持着她，成为她活下去的支柱。再后来，女儿成为大姑娘，嫁给了心上人。每到过节时，她就会去探望他们，今年中秋得到好消息，女儿有喜了。

无论如何，这应该是完满的结局吧。

可此时此刻，当年抛弃她逃跑的男人就站在前方，是在中秋的灯会上，一如多年前那样，穿着青衫，身影俊秀得犹如松柏。

她睁大眼睛仔细看，才发现那英俊的模样不过是灯火辉映的错觉。男人上了年纪，身材已经发福，青衫上灰尘仆仆，他正忙着和人讨价还价，眉目间早就没了当年的风雅，只有时间刻下的沧桑。

她茫然地看着他，曾经那么激烈的爱与恨，现在竟已想不起来了。

过了这么多年，她终于明白，和后来遇到的悲伤与幸福相比，这无法成全的迷恋只是人生小小的怨叹，正如那瞬间的青春年华。

她微笑着向前走去，和他擦肩而过。

迷迭香

■文 SEMON
■图/ESC





折杨柳
MOON
NO.8

中国作家的小说名家志

第08辑 | 2008.03 出版



稿件授权声明

凡向《月》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，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本声明全部内容。

1、稿件文责自负：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（版权），该作品没有侵犯其他任何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2、完全权力许可：本社有权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）编辑、修改、出版、使用该作品，而无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，亦无需另行支付稿酬。

版权声明

《月》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，未经许可，本书所有文字及图片不得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）转载、张贴、结集、出版和使用。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《月》对上述声明拥有最终解释权

★各地书店、报刊亭、网络及大型图书批发市场有售
封面绘图：ENO.
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，服务热线：0791-8524997）

金沙优图网址：www.jinshawenhua.com
读者服务部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欣苑路B8C中心601室
邮编：300191
电话：022-23610733
投稿邮箱：moon@jinshacn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月·折杨柳 / 云间等著. —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08.3

ISBN 978-7-5391-4113-8

I. 月… II. 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021481号

书 名：月·折杨柳

总 策 划：刘欣

主 编：左连瓷

责任编辑：孙淑慧 林云 孙迎 丁筱

美术总监：朱子

文稿编辑：toyo 柳星 chelle

美术编辑：珊瑚虫 残枫 陈渔

图片编辑：桑夏

出版发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（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09）

www.21cccc.com

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：张秋林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8年03月第1版 2008年0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7

字 数：157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1-4113-8

定 价：12.00元

目录 CONTENTS



【卷首】

- 001 迷迭香 SEMON

【明月千里】

- 004 帝纪 Record Of Emperor 煌瑛
030 阴符经 Scripture Yinfu 楚惜刀
098 长门歌 Long Gate Poem 水远



【月满西楼】

- 051 燕子楼·糖人 Endless Love 云间
062 桃花扇 Fan With Peachblossoms 九月樱
078 悯月 Min Yue 柳星



【月迷津渡】

- 110 水月镜花 Mirage 白光·子夜
131 蝶变 Butterfly Mutation 楚惜刀 冥灵



【步月登云】

- 152 佚幽簿 Obscure Book 姬无双

【九天揽月】

- 177 梅开正午(上) Plum In Bloom At Noon 阿荧



【映月读书】

- 214 弹一段古典的琴弦 江南
215 谁人魅惑众生 今何在
216 唯有等待 布程



【止谈风月】

- 217 漫漫秋夜长 SEMON

222 【烘云托月】





她死了。他消沉了很久，知道
在这宫中，他只能有吃饭的地方，
却再也不可能有『家』。

■文/煌瑛
■图/deo.R

Record Of Emperor

帝纪

十三岁那年，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，年纪比他长三岁。她身上华丽的装束绚丽夺目，反而让他没有注意到她的脸。卸下盛装，他和她正襟危坐在喜床边。在繁文缛节中熬过一天，他很累，因此对这个不相识的女人很不满意。

他说：“朕要就寝，你退下吧。”

她涨红了脸，尴尬极了，磨蹭了很久，才挪到门口。

他一直非常不悦地瞪着她，看着她叹了口气，慢慢地走回来，在他脚边跪下，静静地说：“妾身不能出去。”

他有些吃惊，“什么？”

她还是那么平静，“妾身今晚若是出去，从明天开始，陛下和妾身都会有麻烦。”

他更加诧异，不太明白她的意思。然而她的面容那么沉着，她坚定的目光直视着他，对自己的决定毫不动摇。

他在她的目光中妥协，但绝不允许有人和他分享一张床，尤其是这个女人——他不明白她，不信赖她，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也听不懂她说的话。于是，她在床前踏脚的木榻上睡了三年。

从那以后，他一直不明白她，仿佛她永远都是陌生人。

后来，他明白她为何不能出去，每当想起自己当时说的话，他就忍不住微笑——这是她做过的唯一能让他微笑的事。多数时候，他有些怕她：她总是太坚定，在她面前，他总是不得不妥协。

虽然皇后陛下那晚没有“出去”，以后的日子却还是有很多麻烦。

她在后宫颇受非议。后宫的嫔妃不大忌惮她，因为她们都知道：他不喜欢她。



十六岁那年，他开始挑选自己的嫔妃。

与皇后的政治联姻多少让他觉得有些遗憾。这个受到严格正统教育的少年心中，对浪漫没有概念，但他渴望凡事能够自己做主。能够自己挑选女人，决定她们的命运，这让他有些兴奋。至于送到他面前的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他并

不是很介意——反正不会太差劲。

婕好就是这些不太差劲的女人中的一个。

他心里有些明白：她的装扮在一群女子中如此突出，让他一眼看到并且欣赏，一定是下过大功夫的。这些大功夫可能包括：摸清他的喜好，打听其他女子的行头以便与众不同，搜罗天下最好的绫罗绸缎、奇珍异宝，聘请最有名的裁缝、匠人裁衣制饰……等等。

能下到如此功夫，让他喜欢她身上的每一样饰物，也喜欢在饰物装扮下的人，可见她的出身不差。他对于来自豪族的女人有些心悸——譬如皇后——她们是来做他的女人，同时也是背负着使命来陪伴他。

不过，他不能否认：她的功夫下得好。其他人也一定挖空心思入他的法眼，却没有她这样成功。

他喜欢成功的女人。

他对她笑笑，她也落落大方地回了一个柔美的笑脸。

于是，御旨一道，她成了婕好。

初入宫闱便登上婕好之位的她流露出自信，让他喜欢——十五岁的婕好，身上有和他接近的朝气。相比之下，皇后虽然不过十九岁，却像中年妇人一般死气沉沉。可是她的自信偶尔也让他有些着恼。不论她做了什么，都不会承认自己做错，这让他很心烦。

很快，婕好和皇后不和的流言在后宫悄悄蔓延。他对此付之一笑：她们的家族已经“不和”了若干代，他原本就没期望来自这两个家族的女人能和睦相处。他估摸着：一个是正得宠的婕好，一个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势均力敌，谁也不会轻举妄动，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大乱子。

他对女人的勾心斗角没兴趣。反倒是一向冷静的皇后如何应对这个挑战、恃宠而骄的婕好什么时候学会收敛，这个问题还值得期待。后来回想，他才发现：他一早就认定了婕好会败。不过他想不透，皇后是胜在以静制动的定力，还是胜在对他和婕好的性子太了解。

那天，婕好拖着一个半死的宫女，到他面前哭诉。他静静地听着，她说皇后派人给她下毒……看来她家族的势力在深宫里还不够强，陷害皇后这样的事情，交给新入宫的她；担子有些太重。怎么没人给她出个更好的主意呢？

他看着这个哭哭啼啼的十五岁的女孩，忽然哈哈大笑。

他笑了好久，婕好胆战心惊地看着他。她不明白这一笑的含义，吓得不

敢再哭泣。直到他止住笑声，她仍然不敢吭气。

他笑吟吟地看着婕妤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婕妤，我可以给你很多，但不能为你废后。不是因为我不宠你、不疼你，而是因为，我还没有为你失去理智。”

婕妤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。

看到那难看的脸色，他在心里惋惜：她也变得不像十五岁了。



十八岁那年，他的大殿上来了一位异国的公主。她身着铠甲匍匐在他的阶下，哭诉邻国对她的国家长达三年的侵略，如今她的国家无力继续抵抗，请求他出兵援救。

他冷冷地看着她，心里很明白那个国家为什么派来一个妙龄公主，而且是如此秀美绝伦的公主。当公主抬起蒙眬泪眼，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时，那凄艳的脸庞确实令人心疼。她红着脸说出求援的代价是她时，纤细的身子在微微颤抖，似乎也为这令她难堪的词句而羞赧。

但他只是淡淡地问：“还有没有更好的理由？”

在她惊诧的目光中，他依旧淡然，“我早知道公主的美貌才华天下闻名，无数贵族拜倒裙下。但是，一个女人不值得我派出军队——即使这个女人举世无双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理由，给我一个值得为你的国家出动军队的理由？”

她一时无语。他懒懒地站起身，拂袖而去。

第二天，她又出现在大殿上，气度反而比昨天更加洒脱。

她问，陛下知道什么是爱民如子吗？

这句话是他从小背熟了的。只是，他又没有儿子，怎么会知道什么是“爱民如子”？

她说，虽然我们从小都被这样教育，但我以前也不明白。太平时，我曾经私离宫闱，到民间游玩。那时看到的是人民的笑脸。而在我征战的两年中，甚至在一路逃亡来这里求救时，看到的是人民被屠戮时的惶恐和悲哀——我发誓，绝不允许有人践踏我的百姓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说，我来到这里，并不是以公主的身份为代价交换军队。我是军人，军人该做的，是为解救国家舍身——我能选择的舍身方式不多，这



已经是我能采纳的最好方法。

他静静地听着。

其实他也知道，这对建立两国联盟是个好机会。但他不能为一个女人动用军队，他不能成为那样的帝王。

虽然一个女人不值得，但当这个女人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公主，同时又是一个豁出一切的将军时——值得。他在心里算计着：她在她的军队中声望非常好，而且是正统皇族；她的父亲哥哥都死了，皇位的继承人是她堂兄——一个没什么实际功绩的人。

她应该成为那个国家的女主。她有着舍身的决心，一定能赢。她必须赢，他会帮她赢——只有他给她的皇位，能让她领导的国家与他结成真正稳固的联盟。

她毫不畏惧地望着他，他也用研究的目光看着她。

这也许是他经历过的最长的对视。

最后，他看了早就跃跃欲试的兵马大元帅一眼，对方立刻出班跪倒，恳请他弘扬正义。在诸多大臣冠冕堂皇的请求中，他点点头。

这一仗打了半年多，她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国女主——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主。

两国结盟的盛宴上，他没有看到她的微笑——这是预料之中的。她太直率，不会掩饰自己的疲惫，但无论身心如何劳顿，她仍然强打精神向他真诚道谢。

他笑吟吟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二十年后，你若还能记得我做过的事，再道谢吧。”



二十岁那年，他第一次微服私访。

他的某位祖先曾经说，身在王家不如生为平民。但这个喟叹并没有引起他的共鸣——民间一点都不好玩。小饭馆里有恼人的异味，苍蝇在空中飞舞，让他不能相信这里的饭菜干净；大饭馆里条件稍好，但盘子里那条清蒸鱼没有剔去鱼刺，他毫无防备，差点殒命在此。走了半天之后，他的袍子下摆让尘土污了。他蹙眉，径直走到最体面的店铺里换了一套新的，虽然不够舒适，好歹干净。

“你是游客吗？”一个活泼的声音问。

他回头，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女孩儿。

“你是从姜国来的吧？我看得出来你不是我们这里人。”女孩儿喋喋不休地跟上了他，“自从我们国君帮你们打赢了仗，你们那里好多人都来游学。你是初来的吧？”

他没理她，径直走自己的路。

他的冷漠并没有把女孩儿吓退，她凑上来，“我带你去附近的名胜观光，好不好？”

他斜眼看看她。她坦率地笑道：“报酬就用你不要的袍子来抵，如何？我们去逸凤山吧？我对山路很熟。”

逸凤山正好是他的目的地。他打量着女孩儿：她的四肢不像练过击技，呼吸也不似身怀绝技，应该不是危险的刺客。于是他把那件没地方处理的脏衣服抛在她怀里，“走吧。”

逸凤山很美，美得高不可攀。他却坚持攀到了山顶。

女孩儿一开始还有力气讲一些民间典故，后来也没了这份心思。她看得出来，他的心思不在听故事。

“为什么人都喜欢往最高的地方爬？”她气喘吁吁地问。

他在山风里敞开胸怀微笑，指点着山下说：“如果不是登上高山之巅，谁能欣赏这样的美景？谁能俯瞰世界？”

她四下看了几眼，无趣地撇撇嘴，“可是，登上山巅，才发现美景都在下面……只能俯瞰世界，却不能和世界亲近，太孤独了。”

他的嘴动了动，无法回答。

“我要回家了……”女孩儿说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离开才一会儿，就想家了。”

“家有什么好想的，又不会跑了。”他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女孩儿笑嘻嘻回答：“漂泊的时候知道自己有归宿，孤独的时候知道在那儿有人会想你，这还不够吗？你的家在哪里？”

他垂下头，黯然道：“我没有家。”

女孩儿有些吃惊，眨了眨眼睛，同情地说：“怪不得你看起来这么累。不如去我家休息一下，吃过晚饭休息一宿，再继续游历吧。”



她的家很简陋，却让人觉得舒适。

不可否认，她很有趣，和她在一起，让他觉得非常新鲜。她的话、她的行为、她的思考方式都让他忍俊不禁，胸中似乎开阔了不少。

在她眼中看来，他对于民间生活的手足无措，也很有趣吧？他能感受到她善意和关切的目光。

甚至在一刹那，他想：要是让她待在他身边，他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家？

然而这只是一刹那的念头——能在皇宫生活的人，不仅是“有趣”就可以。能成为他的嫔妃的人，必须具备在宫廷中生存下去的能力和素质——虽然皇后和婕妤不尽如人意，但她们是这样的女人。

他应该让这一段短短的相逢成为一个愉快的插曲。但分别时，她依依不舍的目光却让他怦然心动——这孩子喜欢他。

而皇宫中的人，从来没有谁喜欢过他。

他生平第一次任性，任性地牵起她的手，把她从一个世界拉到另一个世界。他并没有抱很大希望，但在内心深处某个微小的地方，隐隐期待她的到来可以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改变——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也好。

然而，气质不是一朝一夕，甚至三年五载可以练成的。培养一个贵族，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。

她即使套上华丽的裙裾，仍像是个偷穿了别人衣服的丫鬟。他不想把她带到皇后面前。皇后那种冷冷的目光，会让这孩子受不了。他也不想让她加入婕妤的圈子。婕妤没有容忍其他后妃的气度。她被他小心地保护着，她的寝宫成了他的小小桃花源，远离真实的宫闱。

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——日复一日，她依旧和皇宫格格不入，他开始后悔。如果她真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那便意味着她失去了他喜爱的那种品格；如果她一直不能改变，生活在这里无疑是个悲剧。

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让她怎么样。

她越来越消沉，总是跑到宫中最高的阁楼眺望遥远的天空，终于闷闷地病了。

他心疼地守了好几天，她的身体却没有在隆恩中好转。

“我想回家。”她虚弱地流着眼泪。

他悲哀地看着她，无言以对。



帝纪

Record Of Emperor

“在这儿，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，才是主角。”她用更加悲哀的眼神看着他，“答应我，以后别把我的世界里的人生生拉进来。”

他点点头，其实心里早有这样的决定。

她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辈子能在你的世界里做一个配角，我也没什么好抱怨。别为我伤心，这是我自己选的。”

她死了。他消沉了很久，知道在这宫中，他只能有吃住的地方，却再也不可能有“家”。



有时候，他会想：他的心大概是死了吧？为什么看着后宫眷属时，他只剩下一脸漠然？曾经让他畏惧的皇后，曾经让他宠爱的婕妤，如今好像都变成一个模样。后宫之中充斥着同样的面具，面对她们，他连叹息的情绪都没有。

有时候，他会想：只要把她们当做传承香火的道具就好，只要她们能好好完成这个任务就好，这样他就不需要为她们的明争暗斗烦恼，她们有了孩子也会很高兴。

他在宫闱中徘徊，不特别宠爱谁，也不会冷落了哪个。

二十六岁时，他已经有一个儿子，四个女儿。

他并不特别喜欢哪个，就像他并不特别宠爱哪个妃嫔。但最小的公主却特别喜欢粘着父亲，与此同时，她绝不允许其他哥哥姐姐和她分享父亲的关注。

她真像一个小动物，他想。

缺乏生存能力的小动物有种本能：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尽量引起父母亲的注意。只有这样，它才能得到父母亲更多的保护和哺育，生存下去。

四公主的这项本能实在很强烈。强到让他觉得不妥。

她用孩子的天真央求他一起吃饭睡觉，甚至父亲沐浴时，她也要到那个宽大的浴池中游水。游猎、夜宴、祭祀……她总是出现在他身边，人人都以为他非常宠爱这个女儿。其实他没有这样想。

他几乎没有私人的空间，与其应付这个孩子，他宁可去应付朝中众臣。

当四公主渐渐长大，不止是她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们不能分享他，甚至后宫的嫔妃要接近他，也会被四公主怨恨地冷嘲热讽。连她的生母——婕妤——

也不能从她憎恶的眼神中豁免。

他多次对婕妤说：“你那女儿需要管一管。”

婕妤只是回敬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，“婕妤愚钝，请陛下明示，四公主该怎么管？”

他想了想，也没什么好主意，只能叹息，“给她挑个好婆家，嫁了吧。”公主已经十五岁，也该出嫁了。

婕妤点点头，找来女儿，问：“你想嫁个什么样的男人？”

四公主的脸红了，回答却毫不犹豫，“像父皇这样的。”

婕妤笑笑，“你父皇优点多了，你想要的夫婿，应该像他什么地方？”

“整个人都像！”四公主急忙说，“不像父皇的，我不要！”

他冷冷地插嘴，“要那么像干吗？难道你想让你的夫婿日后接替父皇？”

这是个很严重的指控，婕妤立刻吓得脸色苍白，四公主却委屈地咬着下唇，偏犟地说：“他敢有那样的心思，我杀了他！父皇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！”

他的嘴角抽动，似笑非笑。

这孩子，是不能在宫里久留啦！他想。



三十八岁那一年，当初匍匐在大殿玉阶下的公主，又来到他的金銮殿。她仍然很美，保养得当，虽然她的年龄也是三十八岁，却如同不到三十岁的少妇。时隔二十年重逢，两人都不禁感慨岁月如梭。

“你还是那么俊朗，一点看不出是三十八岁的人。”她说。

他笑，“你称赞别人的口气，听起来还是这么坦诚。”

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但一国的国主亲访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她来为她唯一的儿子求婚。

宴席间，他戏问：“还记得我曾经做过什么吗？”她戏答：“那件事国民替我记着呢。我倒是记得另一件事。”

他挑眉。

她说：“二十年前的结盟盛宴，你的微笑让我明白一件事：虽然小时候受到的皇家教育可能差不多，但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。”



他无语。他知道她指的是什么。他不信她没有算计过别人、没有权衡过利益的大小。

她叹息一声，歉疚道：“即使当初不同，现在也没什么差别了。”

他又微笑了，看着她的神情有些惺惺相惜。他在登上皇位两年后，就如同换了个人，何况她已经在皇位上坐了二十年。

与此同时，他开始揣测她变了多少，会不会有翻脸的一天。

她知道他在计算，彼此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。

笑过之后，他说：“我的女儿当中，只有十六岁的四公主合适，你带了她去吧。”

四公主对父亲的决定自然不满意。她大哭大闹，整个后宫被折腾得鸡飞狗跳，谁劝她，她就跟谁过不去。

“父皇，你不疼我了吗？”她跪在他膝下，紧紧扯着他的衣襟，边哭边问。

他看着她，露出缥缈的微笑。他曾经疼爱过她吗？在他印象中，对她从来只有容忍，没有特意做过什么疼爱她的表现。

“父皇，我宁可不要嫁人，也不去那么远的地方！”她咬牙切齿地说，“我知道，如果我说不嫁人，父皇一定会生气。所以我一直忍着，即使父皇随便让我嫁给谁，我也会忍着——只要能留在京城，留在父皇的身边，嫁给谁都可以。可我不要嫁到远离父皇的地方！如果父皇一定要我嫁到姜国，我就死在姜国的婚堂上！”

他站起身，冷冷地甩开她的手，说：“那你不如现在就死给我看，让我看看，你为了反抗我的旨意，能做到什么程度。”

她看着他冷淡的脸庞，呆若木鸡。

“二十年前，我就知道，姜国不会永远记得我们的好处。”他平静地说，“你给我搞清楚：你不只是去嫁人而已。姜国的太子不只是你的丈夫，还是未来的国君。还有……你生在王家，就不要想着可以和普通少女一样又哭又闹、央求父亲改变心意。况且你追求的，也不是普通人正常的幸福。”

听到最后，她捂上脸，颤抖着哭泣，“父皇……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呢？”

他笑笑，“什么都需要我教吗？我又不知道姜国的皇庭是什么情形。你要是不能在夫家立足，到我死之前，你都不用回来看我了。”

四公主出嫁的队伍很庞大，只是她苍白的脸在喜庆的红色中有些刺眼。

她没有回头，只留给父母一个倔犟的背影。

他叹息：这孩子到了姜国，不要像在这里一样跋扈，应该能很好地活下去——如果她是他的女儿，就不会活不下去。

回宫以后，他随意走着，不知怎么，信步走到四公主的寝宫。如今已经人去楼空……他叹口气：这孩子啊，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？让他觉得心烦，必须把她赶到远远的地方，他才能平静。

其他六个女儿——三个比四公主年长，三个比她年幼——不知道有没有古怪的念头。他一向被四公主缠着，对其他的公主没有深刻印象。今晚既然走到这里，不妨去看看她们。

公主们聚集在御花园里，表面上说是为四公主向月神祈福，脸上却有着相同的欣喜。

打发了她们讨厌的四公主，她们应该松了口气吧？他正想着，忽然听到三公主和七公主的对话。

“姜国的女王真有气质啊！”三公主说。

“所以父皇当年才支持她继位。”年幼的七公主随口应承。

三公主若有所思，又说：“如此说来，父皇并不反对女人称帝呢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妹妹茫然不解。

他却心中一动。

三公主和四公主同年生，如今也是十六岁的大姑娘了。

他蹙起眉。孩子长大了，真是让人心烦啊！



四十岁那一年，他唯一的儿子遇刺，危在旦夕。

他震怒，因为儿子并不是被外来的刺客伤害，而是在后宫中中毒。他憎恨骨肉相残，下令彻查，对受到牵连的人决不手软。

太子是皇后唯一的儿子，这个女人像发了疯一样在后宫中寻找凶手，一时间宫廷内外人心惶惶。



帝纪

Record Of Emperor